

放蜂人之恋

梔子

著

fangzengren
zhizi



一段比《山楂树之恋》
更崇高、凄美的纯情生死恋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放蜂人之恋

梶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放蜂人之恋 / 梔子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08-2877-5

I. ①放… II. ①梔…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8067号

放蜂人之恋

作 者 梔 子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1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印刷
书 号 978-7-5108-2877-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放蜂人之恋 / 001
- 小桔的婚事 / 099
- 马小背的异性关系 / 153
- 一葫声音便够了 / 161
- 自由撰稿人 / 168
- 寝食难安 / 182
- 一场意外的谋杀 / 190
- 我叔在城里当局长 / 199
- 割草的小女孩 / 209
- 今晚去李村看电影 / 218

导语：

爱因斯坦说：“如果蜜蜂消失，人类将只剩下4年的寿命。”

在当今人类所利用的1330种作物中，超过1000种以上的作物需要靠蜜蜂来授粉。如果没有蜜蜂的授粉，绿色植物的果实将锐减，动物饿死，整个地球将会一片死寂。

放蜂人之恋

第一章 放蜂人赶春来到了芸花的村庄

1

18岁的山村女孩芸花“吱呀呀”地打开了自家的青色旧木门，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忽地扑进她的眼睛里来，在清晨的阳光和风里晃呵晃的，晃着她的眼。她惊喜地“呀”了一声，昨夜里的一夜春风竟然吹出了这样一片花的海。

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穿着一身碎花的棉布衣裤，眼睛湖水一样清澈。

而她所在的江西婺源里的这座小山村也山清水秀，村子里都是白墙黛瓦的徽式旧民居。这是上世纪80年代3月里的一天。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顷万亩油菜花开。”芸花自语着，迈过门

槛走出家门来，一边陶醉地看着四野里处处都是油菜花海的芬芳景象，一边解开了自己麻花长辫上的橡皮筋，用木梳梳着头发。

兀地，她听到自己头上有嘤嘤嗡嗡的声音，好像有什么栖在她的头发上。她从口袋里掏出小圆镜照了一下，是一只小蜜蜂。她笑了一下，轻轻晃了下头，那只小蜜蜂飞离了她的头上，但围绕在她身边嘤嘤嗡嗡地叫着。将头发梳好后，芸花重新将麻花辫编好，然后走近油菜花地，看见很多小蜜蜂在花丛中上下翻飞，忙上忙下着，她又不由地笑了一下。

这时，芸花恍惚听到了更多的嘤嘤嗡嗡声，她循声寻去，见离她家不远的山坡上，放置了很多排列有序的蜂箱，而蜜蜂们正从蜂箱的小窗口里进进出出地飞着，一顶相隔不远的军绿色的帆布帐篷不知什么时候搭起来的。

芸花好奇地往帐篷的方向走去。这时，正巧从一顶帐篷里走出来一个 25 岁左右、个子高高的男孩，男孩满脸纯挚，好像因睡眠不足而眼睛红红的，看见芸花的瞬间，顿时满脸通红，而芸花也羞涩地赶紧将自己的眼神躲开。

从同一个帐篷里走出一个呵欠连天、满身疲惫的六十多岁的男人来，长着一张朴实而又沧桑的脸，抄着一口河北口音朝男孩喊着：“赶春，还不赶快去找水源？”

“哦，好的爸！”那个叫赶春的男青年答应着，晃着手中的水桶茫然四顾。

那个男孩的父亲看见了芸花，笑问道：“哎，小姑娘，你们村里能吃的水源在哪里？”

“哦，在村那头，有一口老井！”芸花用手指画着。

那个被喊做赶春的男青年羞涩地向芸花笑了笑，提着手中的水桶疾走而去，一条小黑狗忠实的卫兵般甩着尾巴紧跟在他后面走去

了。芸花恍惚觉得男孩的脸上洋溢着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笑容，牙齿洁白得耀眼。

“天当被来，地当床，追着花期走四方——”赶春晃荡着手中的水桶歌谣般念着，向前大步流星地走去。

赶春父亲开始用湿泥巴和几块砖头在帐篷外垒一个简易的泥灶。

“大伯，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芸花好奇地问。

“从一个开满山茶花的地方——”赶春父亲有些神秘地笑道，“一般人的地图是按地界划分的，我们放蜂人的地图是按花分的。”

“那你们的家哪？”芸花又问。

“家？对于我们这些长年漂泊在外、风餐露宿的‘追花人’来说，一片鲜花，一排蜂箱和一顶帐篷，就是家了。”赶春父亲有些惆怅道。

“昨天傍晚你们还没来哪。”芸花说。

“我们是昨儿半夜里到达的。”赶春父亲告诉芸花，“这蜜蜂呀，跟人一样，是晚上休息白天采蜜的，放蜂人必须在晚上蜜蜂回巢时连夜搬运，这样才能防止蜜蜂离巢走失。”

“哦。”芸花好奇又有些发憊地向蜂箱走近，久久地看着。

已砌好泥灶的赶春父亲在鞋底上磕了磕烟袋锅，眯着眼吸一口，揉揉猩红的双眼，笑吟吟道：“别怕它们，只要不去伤害它，小蜜蜂一般不会随意蜇人的。因为一旦蜇了人，它自己也就活不了了。”

赶春父亲说着走近蜂箱，看着蜜蜂一只只飞出蜂巢，他眯着眼睛，微笑着对那些小蜜蜂说：“孩子们，都出去干活吧，路上小心。”

芸花听罢“扑哧”一下笑了。

打水回来的男孩戴上白色的网罩开始侍弄蜂箱，样子看起来非常神秘。

“当放蜂人真好，一生居住在花丛旁边。”芸花感慨。

这时，戴着白色面罩的赶春兀地抬起头深看了芸花一眼。

赶春父亲绽开灿烂的笑：“那倒也是，不过，其中的艰辛也是难以言表——姑娘叫什么名字啊？你家住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叫芸花，那是我家！”芸花扭头指着不远处自家的院落道，“我和卧病在床的姥姥相依为命。”

“你爹娘哪？”赶春父亲好奇地问。

芸花眼圈一湿，低头摆弄着自己的麻花长辫小声道：“双亲早年生病去世了。”

赶春又抬起头来看了芸花一眼。或者是同情吧？因为网罩的遮掩，看不清他的神情。

“哦，真是个苦命的孩子！”赶春父亲道，“对了，你姥姥得的是什么病？”

“风湿性关节炎，得了3年了，一到冬天的时候就犯得厉害，腿总疼，吃了好多药也不管事。”芸花满面愁苦道。

“是么？那等我们安顿好后让赶春过去试试蜂疗。”赶春父亲说。

“蜂疗？是一种偏方？可以治瘫痪么？”芸花惊喜异常道。

“简单点说就是用蜂毒治病。我们用蜂疗治好了不少关节炎患者，不过也因人而异，不是百分之百有效。”赶春父亲道，随手捉过一只小蜜蜂比画着。

“那请你们一定给我姥姥试试！拜托了！”芸花目光灼灼地看着父子俩。

待芸花离开后，赶春父亲望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海对赶春幽幽地说：

“你那当了一辈子放蜂人的爷爷临去世前留给我一句话，说‘我这一生的积蓄，最贵重的珍宝，都留在那片花地了。’你说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哪？他到底留下了什么？留在哪一片花地里？”

赶春不解地摇摇头：“我也猜不到。”

傍晚的时候，芸花正在家里的灯下批改作业，芸花姥姥戴着老花镜坐在床上做着针线。

就在这时，院子里响起了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家里有人么？”

芸花赶紧迎出去，招呼道：“快请进！”却不好意思直视来人的眼睛。

那个叫赶春的放蜂人手里拎着两只玻璃瓶子走了进来，礼貌地喊道：“奶奶好！”

芸花姥姥枯树枝般的手一把抓住了赶春的手，像抓住根救命稻草般道：“小伙子，你就是我们家芸花说的，能给我的腿治病的医生？”

“奶奶，我只是个放蜂人，但我们确实用蜂疗治好了不少关节炎患者，给您老试试？”

“试！要是真有治好的那一天，我天天给菩萨烧香磕头！已经瘫在这床上3年了！唉！”姥姥气恼地捶着自己的腿抹起了眼泪。

赶春先用香皂把芸花姥姥的患部洗干净，然后从随身带来的瓶子里倒出一只小蜜蜂来，用镊子从蜜蜂的身后夹住它的硬胸，然后把它放在患处，蜜蜂的尾部自动伸出一根毒针来扎进了姥姥的皮肤，“哎吆！”姥姥疼得叫了一声。那只蜜蜂很快飞走了，留下了一个带毒囊的小蜂针在芸花姥姥的腿里。

“这只小蜜蜂为人类奉献出了生命，不久后就会死掉。”赶春充满感情地看着那只飞走的小蜜蜂说。

“是嘛？”芸花有些感伤地目送着那只小蜜蜂飞出窗去。

“有点麻，有点热。”芸花姥姥说。

“蜂针在皮肤里留 10 分钟以上，先看看会不会过敏，”赶春又说，“蜂疗不是所有人都适用，有的人会过敏，甚至导致蚁酸中毒。每 200 人中会有一人对蜂毒过敏。”

芸花过来给客人倒水，赶春看见了芸花柔白的小手，特别是十个尖尖的红指甲，鲜红如滴的似乎在啼叫着什么，像一种鸟的嘴唇。他知道那双小手一定是勤快的，因为这个简陋的家里干净得一尘不染。

这时，赶春又看见了小桌上放着的一摞厚厚的作业本，眼睛里闪过一丝好奇。

芸花姥姥在旁解释：“这是我家芸花的，她在村里的小学校里当老师。”

“是么？真不简单。”赶春说，脸一红，却并无勇气直视芸花。

芸花的脸也一下红了，并不直视赶春的眼睛。

芸花姥姥眼角扫见了这俩年轻人的反应，嘴角撇过一丝笑意。

“这小伙子，长得真俊，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啦？娶媳妇了么？”姥姥问。

“我叫赶春，今年 25 岁，还没娶亲。”赶春腼腆道。

“也没订亲？”姥姥又问。

赶春摇摇头，脸又红了。

姥姥布满皱纹的嘴角又撇过一丝笑意。

赶春观察几分钟后见芸花姥姥的患部并无不良反应，便开始正式蜂疗，将 6 只小蜜蜂先后蜇进了患处。

赶春走后，芸花姥姥在屋里感慨不已：“这家放蜂人，心眼真好。”

芸花低头编着自己的辫梢。

“他们初来乍到的，咱们送点什么给他们，还一下这个人情呢？”

咱不能白让人家治病不是？”姥姥又问芸花。

芸花还是低着头不语。

姥姥拍一下芸花的肩：“芸花，想什么哪？问你话哪。”

芸花兀地抬起头来，迷迷糊糊道：“啊？姥姥？你说什么？”

姥姥又神秘地笑了。

3

第二天夜里，春雷突然轰隆隆地响起来，大雨随即倾盆而下。芸花被雷雨声惊醒了，起床关窗户时，忽然听到外面传来无助的叫喊声：“天啊，这可怎么办啊？”

芸花隐约听出这是赶春父亲的声音。

“他们一定是碰到了什么难处！”芸花心想，她随即穿好衣服，顺手拿上手电筒和一块塑料雨布，撑起伞冲进了外面的雨雾里。

芸花用手电筒的光照着，磕磕绊绊地跑到放蜂人家住的小帐篷前，但见那父子俩都被淋得全身湿漉漉的，正忙着用旧衣服、湿泥巴什么的胡乱遮盖着帐篷。

“我这儿有块大塑料布！”芸花喊着，将塑料布递给他们，很快便加入了那父子俩的行动。赶春惊愕地看着冒雨赶来帮忙的芸花，感动得泪水瞬间涌出了眼眶。

赶春父亲也是，对芸花解释：“事先没发现这帐顶上有裂缝的，没什么准备，结果这一下雨，唉！”

3个人一番忙碌，终于将塑料布遮盖到了帐篷裂缝处，走进帐篷里察看，裂缝处果然被抢修好了，不再漏雨。

“谢谢你呀，芸花姑娘！”赶春父亲浑身打着寒颤喊。

在手电筒光黯淡的照耀下，芸花打量一下这间简陋的油布小屋，

只见一张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锅碗瓢盆一应俱全，潮湿的地面竟然被雨水滴答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坑，看家的小黑狗正蜷缩在帐篷内的一角。

芸花的眼睛就涩涩的，放蜂人的艰辛可想而知。与帐篷内的简陋不同的是，一个精致的花盆里养着一蓬叫不上名字的黄色野花，那几朵小花开得正盛，一下子将黯淡的帐篷内点亮了。

芸花忽然发现床上的棉被已被雨水淋湿了，“你们等我一会儿，啊！”说着，芸花便撑着伞匆匆地又冲进了外面的雨雾里。

赶春撩开帐篷门，看见狂风暴雨将芸花的身体吹得斜斜的。

赶回家后，芸花从柜子里拿出一张新棉被来，用塑料布裹了裹，便往外跑去。

姥姥醒了，在后面喊：“芸花，你拿新被子干嘛去啊？那可是给你将来当嫁妆的被子呀！”

芸花顾不得回答姥姥的话，气喘吁吁地将新棉被送到了赶春父亲手里。

“这是床新被子啊，我们俩脏了吧唧的男爷们怎么好意思用？！”赶春父亲推让，说这话时牙齿还打着颤，爷儿俩因为全身湿透，都冻得浑身直打哆嗦。

“可你们的被子已经全被淋湿了，难不成你们这一宿就不睡了？”芸花有些生气道，放下被子扭身回家去了。

芸花送来的新被子上，绣着鸳鸯的图案。

当天晚上，赶春父子俩盖着芸花送来的新被子。

“这个叫芸花的女孩，真是个万里挑一的好姑娘，长得这么俊，心眼又好，以后谁家娶了她，真是福气。”赶春父亲念叨着，在极度的困乏中睡去了。

而赶春却久久地睡不着，新棉被的柔软如一个姑娘的馨香，整夜包围着他。

4

第二天早晨，雨早已停了，灿烂的霞光普照大地，刺透了白色的轻雾。芸花从自家院子里走出来，看见放蜂人的帐篷旁系的绳子上晾着自己的新被子和两床旧被子。她走向那里。她的麻花长辫上原来系的橡皮筋换成了两块花手绢。

赶春正在帐篷旁摇蜜，见芸花来了赶紧站起来说：“你的被子，我想先晾晒杀菌，再拆洗后给你送过去。”

“只用了一次，不必费力拆洗。”芸花笑道。

“看得出来，那是从没用过的新被子，男人的汗臭味——我担心给你弄脏了。”赶春羞涩道。

“你还会拆洗被子？那是女人干的活。”芸花好奇地笑问。

“长年出门在外的，什么都得靠自己。”赶春说。

芸花兀地升起一副想象的场景，赶春那双粗糙的男人的手在昏黄的烛光下吃力地缝补着被子的情形，她的心顿时疼了一下。

此时，油菜花上溢出阵阵清香，赶春家的蜂群已经在蜂箱里醒来，像等着上早课的小学生簇拥在蜂箱内门口，嗡嗡不绝，等待开门。只有零星的蜂在蜂箱外盘旋。

“怎么还不开箱放蜂哪？”芸花问。

赶春不慌不忙地说：“稍等会儿，花瓣上的雨水未干的话，蜜蜂的翅膀很快就被打湿了，既飞不远，也带不动花蜜。”

赶春家的那只小黑狗亲昵地偎在芸花的脚边。“这只小狗真可爱！”芸花搂着小狗道。

“由衷谢谢你，昨晚如果不是你——”赶春说。

“举手之劳的小事。你父亲哪？”芸花四处打量。

“他去附近的集市上买米了。”赶春回答。

帐篷旁还晾晒着很多书，都是和养蜂有关的，什么《中国养蜂》、《蜜蜂科技》、《蜂疗》、《神奇的蜂胶疗法》、《神奇的蜂王浆》等专业杂志。芸花好奇地翻着；“你平时看这么多书啊？简直称得上是养蜂行家了。”芸花笑道。

“不过比起我父亲来，我还差得远哪。”赶春说。

令芸花惊讶不已的是，赶春居然敢小心翼翼地一遍遍抚摩那小蜜蜂，动作极轻柔，就像手指尖悠悠地滑过嫩嫩的肌肤一般。

“不怕吗？”芸花问。

“不怕，小蜜蜂知道我爱它们，就愿意让我接近它们。”赶春充满感情地说。

这个时候，村里一个叫郑青的年轻男子在不远处看着芸花和放蜂人赶春兴致勃勃地谈着什么的情景，眼里含着警觉。

“爱因斯坦说：‘如果蜜蜂消失，人类将只剩下4年的寿命。’”赶春神情庄重地忽然说。

芸花惊得一下子目瞪口呆。

“在当今人类所利用的1330种作物中，超过1000种以上的作物需要靠蜜蜂来授粉。如果没有蜜蜂的授粉，绿色植物的果实将锐减，动物饿死，整个地球将会一片死寂。仅只想象一下，那是一片怎样可怕的景象。”赶春又说。

“是嘛？”芸花惊叫道，以异样的眼神看着那些嗡嗡嘤嘤的小蜜蜂，像看一些小精灵。

“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蜜蜂授粉产生的经济效益要比蜂产品效益高143倍。”赶春强调。

“真的啊?!”芸花以崇拜的目光看着赶春,“那放蜂人岂不成了丰收的使者?”

“我也这么觉得,”赶春洋洋自得道,“每当我转场来到一片新花地的时候,我心里就喊着,‘我来啦!率领着我的千军万马,我能采到蜜,而这里的庄稼会更加丰收!’”

“蜜蜂能改变人性,”赶春说着捉过一只小蜜蜂来捏出一滴蜜说:“你看,就这样一滴蜜,要采 100 朵油菜花,小花要采 400 来朵。工蜂每天早上出门采蜜,一直到晚上回到蜂箱,这中间不知道要折返多少趟。而且晚上它们也不休息,有时候蜂蜜里面的水分多,它们就利用晚上这段时间,使劲用翅膀扇动,利用空气流动的原理来蒸发水分。你说,这些小蜜蜂有多勤劳!”

“真的啊!小蜜蜂多辛苦啊。”芸花惊奇不已道。

“可不是!如果不亲眼看到小蜜蜂的执着与悲壮,就不会真正感悟微小生命的伟大。你看,小蜜蜂一次次将花粉、花蜜带回来,直到自己死去。每酿造一公斤蜂蜜,就有 1000 只左右的蜜蜂累死。一个蜂箱大概有 5 万只蜜蜂,夏季一过,就只剩下 1 万余只,其余都累死了,”赶春叹息着,“你看这蜂箱四周地上的蜜蜂,死了一层又一层,而活着的还在劳动着。”

芸花的心灵也被这小小的生命深深打动了。再看赶春,也是满面伤悲。

“这是个多么善感的男人啊!”芸花望着赶春的脸心里感慨。

“哦,我的花!该晒太阳了!”赶春忽然想起了什么,起身进了帐篷,很快端出了那盆黄色的野花,放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然后择去黄叶,用一块抹布精心擦拭着花盆,像精心照料一个婴儿。

芸花凑过去问:“昨晚我就发现这盆野花了,有些意外。你们长年走南闯北地赶花期,什么花没见过?怎么会对这么一盆小野花精

心护养？”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花，这是我的恩意！”赶春动情地看着那盆野花幽幽地说，陷入了某种回忆中，“几年前我和父亲转场的时候，雇的运蜂卡车在一处山路上翻倒了，我和父亲，还有卡车司机，都当场受伤晕倒了。遍体鳞伤的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家几百箱的蜂，大部分被砸死了，也有一部分飞走了，只剩下了30只蜂飞绕在我和父亲的身边。要知道，那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啊，是父亲风餐露宿地养了四十多年蜂挣下的。而这剩下的30只蜂因为周围没有花源，也会被饿死。当时我和父亲放声痛哭，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绝望，而就在这时，我忽然在山路旁发现了几蓬这种黄色的小野花！靠那几蓬野花，我那30只蜂活了下来，我和父亲的养蜂生涯也继续了下来——你说，这花岂不是我的恩意么？从那以后，我走到哪里，都将这盆花带到哪里！”

芸花重重地点着头，以异样的目光重新看着那蓬野花，黄色的小花朵在阳光下显得异常动人，还有眼前的男人，“他对一蓬野花尚且如此用情，何况对人？”芸花的脑子里兀地闪过一念，脸又红了。

这时，赶春看见几只蜜蜂跌落到了帐篷旁的小水洼里，便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将那几只被淹得奄奄一息的蜜蜂捞上来，捧在手心里，用嘴将沾在它们翅膀上的水渍吹掉。

“你看，小蜜蜂跟人一样，也会遇到天灾人祸，都活得不易啊！”赶春的眼神溢满怜惜地说，目光久久地无法从那只蜜蜂的身上移开，“它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口粮，都被我们剥夺了，小蜜蜂尤其有恩于我们人类啊！”赶春说着，轻轻一抬手，将那几只翅膀已被吹干的蜜蜂放飞出去。看着那几只小蜜蜂很快融入前方的蜂群里，赶春的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

赶春又在地上拣起了一只蜂，疼惜道：“这是只老工蜂，已经老

得采不动蜜了，辛辛苦苦地采了一辈子蜜，得把它养起来。”说着，小心地把那只老工蜂放回蜂箱。

这时，赶春发现一块油菜花地长势不好，油菜花瓣上的雨水也干了，他去搬来了一箱箱蜂，一一打开，对他的蜂群喊道：

“蜂啊，我的大部队！我的士兵们，出发！去给这片油菜花授粉吧，油菜是这片土地上主要的农作物啊！”

那一刻，万道霞光下，赶春高大坚毅的身影挥舞着手臂不停地呼喊，而成群的蜂蜜从蜂箱里蜂拥而出，嗡嗡作响，遮天蔽日。

“蜂王！！”远处的一个村民看见了这一奇观不由得发出感叹。

芸花站在围观的村民之中，以迷恋崇拜的眼神看着赶春。

而此时，赶春父亲正眼含笑意地看着芸花。

芸花无意中一回头，发现赶春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回来了，独自坐在油菜花地头，嘴上叼着一支烟，眼睛定定地看着小蜜蜂们在金黄的油菜花间来回飞舞，且侧耳聆听着蜜蜂发出的嗡嗡声，似在做着一个美好的梦……

芸花拿起自己的被子匆匆回家去了。

当天晚上，芸花是盖着那床新被子睡的，她偎在被子里深深地嗅着，想嗅出赶春身体的气味。

而在赶春的心里，因为有了芸花，这个村庄里的一切都是异样的了，甚至连她村边大树下拴着的一头啃草的水牛，或从她村子里踱出来的一只觅食的小鸡，都令赶春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

5

这个黄昏里，赶春正坐在帐篷前的小马扎上扒拉着吃晚饭，碗里是一碗米饭和几块腌制的萝卜干。